

大法鼓經解義

釋智諭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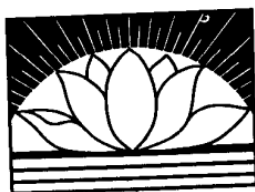


慧眼見一切
妙音滿十方
擊無上法鼓
利一切世間

釋智諭撰

大法鼓經解義

西蓮淨苑出版社印行



義解經鼓大法

■ 撰述者／釋智諭

■ 出版者／西蓮淨苑出版社

■ 地址／臺北縣三峽鎮 237

溪東路二一巷卅一弄九號

電話／(〇二)二六七一一九八二

傳真／(〇二)二六七二二九二四

■ 郵撥帳號／一九五三二一八七

戶名／西蓮淨苑出版社

■ 印刷者／宗學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／臺北市富民路一五五巷六一號

電話／(〇二)二三八一五七一五

(〇二)二三〇五九二七五

定價／新臺幣壹佰元整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陸伍伍伍號

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初版一刷

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初版四刷

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

自序

說良心話，我不會寫文章。只因爲年老體衰，排不上別的用場，只好「瞎子戴眼鏡——冒充讀書人」。此所謂老馬上磨坊，廢物利用耳。

本來計劃結夏期間寫大法鼓經解義，無奈溽暑逼人，復以懶惰成性，一拖再拖，直到夏期過了三分之二，才動筆工作，慚愧！慚愧！

大法鼓經在大正藏第九冊法華部，談一乘教義，世間希有，三世諸佛悉有此法。迦葉乞請，世尊方說。筆者愚鈍，難申經義於萬一。唯以至誠，將經文獻於讀者而已。

智諭於西蓮淨苑

目 錄

自序	……	(一)
大法鼓經解義卷上	……	一
解經題	……	一
解經文	……	四
大法鼓經解義卷下	……	四八
後記	……	九五

大法鼓經解義卷上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釋智諭撰解

解經題

「大法鼓」

大法鼓者以喻立題，意謂佛將擊大法鼓，宣一乘大法。波斯匿王欲覲世尊，擊鼓吹貝往詣佛所，世尊以鼓聲爲喻，說此大法鼓經。

「經」

梵語修多羅，譯爲契經，簡稱曰經。

「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」

宋，是朝代名，係南北朝時劉姓所建之宋。求那跋陀羅，於劉宋元嘉十二年至廣州，泰始四年而卒。

天竺，古稱印度曰天竺。三藏者經律論，通達經律論者，尊稱爲三藏法師。

求那跋陀羅，譯曰功德賢，中天竺人。通達大乘，故世號摩訶衍，摩訶衍譯曰大乘。本婆羅門種，幼學五明。後見阿毘曇雜心，驚悟佛法至真，乃深崇佛道。捨家遠遁，落髮出

家。

爲人慈和恭恪，事師盡禮。辭小乘師，進學大乘。大乘師令探經匣，得大品華嚴。讀誦宣講，莫能誦抗。

隨舶東來我國，船行海中，淡水罄竭，舉船憂惶。求那跋陀羅勸衆念十方佛稱觀世音，並密誦呪經，至誠禮懺，乃感天降甘霖，全船蒙濟。

元嘉十二年至廣州，居祇洹寺，譯雜阿含。於東安寺譯大法鼓經，後並譯勝鬘、楞伽、無憂王、無量壽、耑掘魔……等經，凡百餘卷。

譙王請講華嚴等經，求那跋陀羅自忖未善宋言，乃旦夕禮懺求觀世音，乞求冥應。夜夢白衣人持劍，擎一人首來，以劍易首，而安新頭。覺心神喜悅，及旦備解宋言，宣講通利。後譙王謀叛，逼求那跋陀羅同行。兵敗梁山，戰船火起，求那跋陀羅手提竹杖，投身江中。覺水深才齊膝，然以杖試水，流駛甚深。唯一心稱念觀世音。見一童子，牽引而行，恍惚行十餘步，乃得上岸。覓童子忽然不見，舉身毛豎，方知神助。

上令起寺居之，寺地不淨，多諸鬼神。每至夜半，有推戶呼喚者，視之却又無人，衆皆惶懼。求那跋陀羅乃燒香祝曰，汝等宿緣在此，我今起寺行道禮懺，當超薦汝等。汝等若欲住此，當爲護法善神。若不欲留，各隨所安。同夕有道俗十餘人得夢，夢見鬼神千數，皆荷

擔移去，寺衆遂安。

泰始四年正月，稍覺不適，便與衆告別遂卒。卒年七十有五。

解經文

「如是我聞。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。復有百千大菩薩衆。」

此是序分，序分有二，一、證信序，二、發起序。此是證信序，爾時波斯匿王下是發起序。證信序以六事而成就，一、如是乃信成就，謂此經乃佛所說，非是別人僞造。二、我聞乃聞成就，謂佛如是說，我如是聞，無有錯謬。三、一時乃時成就，謂佛有一時說此大法鼓經。四、佛乃說法主成就。五、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乃處成就。六、與大比丘衆……乃衆成就。以此六事，證明此經無僞。

如是我聞，乃結集經人語，謂我從佛處，聞如是經，非我杜撰也。

一時，以一時二字，表示說法時間。

佛，有通有別，若通說，佛乃自覺覺他覺滿之人。若別論，即指釋迦牟尼佛。

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住是在的意思，經中有時用住，有時用在，有人說久在曰住，暫住曰在。

舍衛國本名憍薩羅國，舍衛爲其都域名，爲別於南方之憍薩羅國，故以城爲其國號。舍衛譯曰豐德，佛世時波斯匿王居此。

給孤獨長者，買祇陀太子園獻佛，祇陀太子將園樹助施，取二人之名號其園，故曰祇樹給孤獨園。

出家受具足戒的男衆名比丘，比丘有三義，一、乞士，上乞法以養慧命，下乞食以養色身。二、怖魔，比丘出家受具，令魔恐怖。三、破惡，比丘破身口七支惡。是等比丘，於聲聞有學中至尊，博通內外經典，知見殊勝，超過九十六種外道，故曰大比丘。衆者僧衆也，如是大比丘僧衆有五百人俱。

菩薩譯爲覺有情，亦曰大道心衆生。大菩薩餘經稱菩薩摩訶薩，數有百千。

「復有衆多天龍夜叉健闥婆衆。復有百千諸優婆塞優婆夷衆。復有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及天帝釋四天王衆。復有十方世界無量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菩薩俱。」

次略說天龍鬼神，亦稱天龍八部。一天，二龍，三夜叉，四健（乾）闥婆，五阿修羅，六迦樓羅，七緊那羅，八摩睺羅伽。今略言夜叉者惡鬼也，健闥婆者香神也。復有百千在家弟子，優婆塞優婆夷。

娑婆世界主梵天王。初禪大梵天王，爲一小世界主，二禪梵天王爲小千世界主，三禪梵

天王爲中千世界主，四禪梵天王爲大千世界主。

天帝釋及四天王，乃欲界第一天及第二天，各與其眷屬衆俱。

復有他方世界，無量四衆弟子及諸菩薩俱。

「爾時如來。於彼四衆說如是法。有有則有苦樂。無有則無苦樂。是故離苦樂。則是涅槃第一之樂。」

爾時如來於四衆中說如是法，有「有」則有苦樂，無「有」則無苦樂。

「有」者，三界有也，三界「有」，有生有死，故有三界「有」，則有苦樂。若無三界「有」，則無苦樂。是故離三界生死苦樂，是涅槃第一之樂。

「彼五百聲聞比丘。一切皆是阿羅漢。諸漏已盡無復煩惱。心得自在。譬如大龍。心得好解脫慧得好解脫所作已辦。已捨重擔。逮得己利。盡諸有結。正智心解脫。得一切心自在第一波羅蜜。」

五百聲聞比丘，聲者佛之言音，聞者弟子聞持，此等比丘，聞佛言教而奉持者，曰聲聞比丘。阿羅漢是四果無學，於聲聞法中，學行窮滿。阿羅漢譯爲殺賊應供無生。

漏者，在因爲煩惱，在果爲生死，阿羅漢見思煩惱已斷，分段生死已了，不再漏落三界，故曰諸漏已盡。無復煩惱，無見思煩惱也。

有二種障，煩惱障與所知障。煩惱障障涅槃，所知障障菩提。斷煩惱障心得解脫，斷所知障慧得解脫。此等阿羅漢已斷煩惱障，故心得自在。

如人中之龍，心得解脫慧得解脫。此輩得慧解脫，非得中道慧之解脫，僅得無漏慧之解脫而已。於二種無明中，未破根本無明，僅破枝末無明，稱為慧解脫也。於十二因緣中，僅破愛取，不漏落三界而已。

所作已辦，無復愛取有，已捨生死重擔（經文「已捨」應為「已捨」）。已得已利，不復起慈悲度衆生。已盡三界有縛，正智心解脫。正智者，苦集滅道四智也。得一切心自在，心得解脫證無漏也。已度三界生死永離世間，故曰心自在第一波羅蜜。

「有無量學人。皆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果。有成就有漏法無量比丘衆。有成就無量阿僧祇功德菩薩摩訶薩。徒十方來。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亦非一切聲聞緣覺之所能知。」四果學行窮滿證入無學，三果以前，尚在有學位。須陀洹是初果，斯陀含是二果，阿那含是三果。成就有漏法比丘衆，是未斷煩惱未證四向四果，僅得凡夫四禪八定者。

有成就無量阿僧祇功德之大菩薩，從十方來。「徒」十方來之「徒」應為「從」字。其數甚多，非算數譬喻所能及，亦非聲聞緣覺所能知。

「除文殊師利菩薩。及大力菩薩。觀世音菩薩。彌勒菩薩摩訶薩。如是上首菩薩摩訶薩

無量阿僧祇衆。譬如大地所生草木。從諸方來諸菩薩衆。亦復如是。不可稱數。復有差摩比丘尼。與比丘尼衆俱。毘舍佉鹿子母。及末利夫人。各與無量大眷屬俱。須達長者。與諸優婆塞俱。爾時世尊。於大衆中說有非有法門。」

從十方來之菩薩摩訶薩甚多，除文殊師利菩薩……等外，從十方來之菩薩摩訶薩，如大地所生草木，不可稱數。

復有差摩比丘尼，與比丘尼衆俱。出家受具之女衆，名比丘尼。毘舍佉鹿子母，毘舍佉星名，此夫人生日當於此星，故名毘舍佉。又有子名鹿，從子爲名，故曰鹿母。此夫人曾生三十二卵，每卵出一兒。毘舍佉鹿母，見佛聞法，證須陀洹果。末利夫人，乃波斯匿王夫人。各與眷屬俱。

須達長者，即給孤獨長者，與優婆塞俱。爾時世尊，爲大衆說有非有法門。有非有法門，後文自有解釋。

「爾時波斯匿王。從臥而起作是思惟。我今應往至世尊所。念已卽行。擊鼓吹貝。往詣佛所。」

波斯匿王，玄奘大師譯爲勝軍王，義淨大師譯爲勝光天子。

「爾時世尊。知而故問。阿難。以何等故有鼓貝聲。阿難白佛言。波斯匿王來詣佛所。」

是其擊鼓吹貝之聲。佛告阿難。汝今亦應擊大法鼓。我今當說大法鼓經。阿難白佛言。世尊。是大法鼓經名。我未曾聞。以何等故。名大法鼓經。佛告阿難。汝何由如。是諸來會大菩薩等。悉不能知此大法鼓經六字名號。何況於汝而得聞知。」

以波斯匿王擊鼓吹貝因緣，佛說大法鼓經。佛告阿難，汝何由知（「如」應爲「知」），是諸來會大菩薩等，悉不能知此大法鼓經六字名號。可能於梵文中，大法鼓經爲六字。

「阿難白佛言。世尊。未曾有也。此法名號真實難知。如是阿難。實爾不異。阿難。此大法鼓經。世間希有。如優曇鉢華。阿難白佛言。非一切諸佛有此法耶。佛告阿難。三世諸佛悉有此法。阿難白佛言。若然者。彼諸菩薩人中之雄。何故悉來。普集於此。彼諸如來。何故自於其國不演說耶。」

佛讚大法鼓經世間希有，如優曇鉢花。優曇鉢花三千年一現，甚爲希有。

阿難白佛，一切諸佛是否皆有此法？佛言三世諸佛皆有此法。阿難白言，既然諸佛皆有此法，何故十方諸菩薩，皆來此娑婆世界，聽世尊說大法鼓經？難道彼諸佛等，不說大法鼓經嗎？

「佛告阿難。如有一阿練比丘隱居山窟。至時入村方欲乞食。道見人獸諸雜死屍。見已生厭。斷食而還。嗚呼苦哉。吾亦當然。彼於異時。心得快樂。作是思惟。我當更往

觀察死屍。令增厭離。復向聚落求見死屍。修不淨想。見已觀察。得阿羅漢果。如是他方諸佛。不說無常苦空不淨。所以者何。諸佛國土法應如是。彼諸如來。為諸菩薩作如是說。奇哉難行釋迦牟尼世尊。於五濁國土出興于世。為苦惱衆生。種種方便。說大法鼓經。是故諸善男子。當如是學。彼諸菩薩。咸欲見我恭敬禮拜。故來會此。既來會已。或得初住。乃至十住。是故大法鼓經。甚難值遇。是故十方大菩薩衆。為聞法故普皆來集。」

佛舉譬喻，譬如比丘見無常苦，因而得阿羅漢果。他方諸菩薩亦復如是，他方諸佛國土，法爾無有五濁，彼諸佛等，不說無常苦空不淨。彼諸菩薩聞我於五濁惡世說大法鼓經，皆欲來聞。彼等既見此五濁惡世，猶如比丘見諸人獸死屍，修不淨想得阿羅漢果，十方菩薩見於惡世，精進修行，或得初住，乃至二三四五……十住。初住乃至十住者，初地乃至十地也。

是故我於五濁惡世說大法鼓經，甚難值遇。所以十方菩薩，普來聞法。

「阿難白佛言。善哉善哉。一切善來。彼悉得此難得經法。佛告阿難。如是深經。非一切共。是故不應說言一切善來。阿難白佛言。何故彼非一切善來。佛告阿難。此經典者。是諸如來。秘密法藏。甚深微妙。難解難信。是故阿難。不應說言一切善來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，善哉善哉！一切善來法會之衆，皆得此大法鼓經。佛言，如是甚深大法鼓經，非是來會一切法衆皆能了解者。是故汝不應言，一切善來皆得此經法。此大法鼓經，是諸如來秘密法藏，難解難信，非是一切人皆能得者。

「阿難白佛言。非如波斯匿王。臨陣鬪時。擊大戰鼓。其聞聲者一切箭落耶。佛告阿難。波斯匿王擊鼓戰時。非彼一切聞鼓聲喜。有怯弱者聞而恐怖。若死近死。如是阿難。此大法鼓經名。是二乘之人不信法門。是故阿難。譬如彼王。至鬪戰時。擊王大鼓。此大法鼓。諸佛秘密。佛出世時。爾乃演說。」

阿難聞佛言，此大法鼓經，非如波斯匿王鼓，聞鼓聲者，一切中箭者皆拔出嗎？佛言波斯匿王擊戰鼓時，非一切人喜，怯懦之人，聞鼓聲而恐怖，以爲將會戰死。大法鼓經亦復如是，二乘人不信如是法門。當知此大法鼓經，諸佛秘密，佛出世時方乃演說。

「爾時世尊告大迦葉。此諸比丘清淨純一。真實強力離諸糟糠。堪任聞此大法鼓經不。迦葉白佛言。若有比丘犯戒違律。是大目連之所呵責。有如是比。我不同行。況復世尊。今此會衆。如栴檀林。清淨純一。」

佛問大迦葉，此會比丘清淨純一，堪任聞此大法鼓經否？迦葉答言，若有犯戒違律者，此大目犍連之所呵責。

有一次布薩，佛初夜中夜後夜始終不肯說戒。比丘請佛說戒，佛言我不會於不清淨衆中說戒的。爾時大目犍連以天眼觀察，見破戒比丘去佛不遠處坐，大目犍連即將破戒人牽出。故大迦葉云，若有犯戒者，大目犍連之所呵責。

大迦葉復言，若有如是比丘（經文中似漏一丘字），我不與同行，何況今此大會法衆，清淨純一，如栴檀林？

「佛告迦葉。今此會衆。雖復一切清淨純一。然於隱覆之說有不善解。迦葉白佛言。云何名為隱覆之說。佛告迦葉。隱覆說者。謂言如來畢竟涅槃。而實如來常住不滅。般涅槃者非毀壞法。此修多羅離覆清淨。明顯音聲。百千因緣。分別開示。」

如來爲令衆生感佛世難值，因而精進修行。故實不涅槃，說般涅槃。是以隱覆說者，謂如來實不般涅槃，而說般涅槃也。而實如來常住不滅，說般涅槃者，是度衆生方便，非是如來法身毀壞也。佛恐與會法衆，雖然清淨純一，然不善解如來隱覆之說，故復令大迦葉觀察。因爲此大法鼓經，離覆清淨，百千因緣分別開示，明顯宣說如來常住不滅的道理。

「是故迦葉。當更觀察此諸大衆。時大迦葉。卽復觀察彼諸來者。云何而來。時剎那頃。下信衆生。及聲聞緣覺。初業菩薩。自惟不堪。生退捨心。譬如王家力士。衆中有名千力士者。從座而起擊鼓唱言。誰能堪任與我鬪力。其不堪者默然而住。心自念言